

义工:全国残特奥会上的靓丽风景

走近香港马鞍山体育馆,冬日的微风中,义工们挂着醒目的标识,站在场馆周边的每一个路口。无论是举牌指引,还是轻声问候,他们的微笑似灯光,照亮着观众进场的每一步。

随着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轮椅击剑项目近日正式开赛,上百名经过专业训练的香港义工同步上岗。律师、教师、法官、公司职员、学生、全职妈妈……他们来自不同行业,拥有不同的人生轨迹,但都以“小海豚”的身份相聚在这里。

这一届由粤港澳大湾区共同承办的全国残特奥会,是一次跨越地域、凝聚人心的盛会,而在赛场外围,义工的故事同样闪耀着动人的光芒。

62岁体育迷 追着赛事跑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我申请当志愿者,但没被选上。从那以后,只要有大型运动会,我都报名。”62岁的曾松辉笑着说。

从事贸易相关工作的他,是位资深体育迷。多年来,他用一场又一场义工经历,把体育与公益融入自己的生活里。这一次,全国残特奥会首次落地香港,他毫不犹豫地报名义工招募,不仅如愿以偿,而且丰富的赛事服务经验还让他以义工副督导的身份投入工作。

“早班6点半到岗,我5点就起床了。”曾松辉说,辛苦是真实的,但幸福更胜辛苦。

“国家最大型的运动会,下次不知道多久才会再到香港,所以我一定要参与。”曾松辉说,“我希望可以做运动员,但我没有好的身体条件,能在现场服务、能在赛场边感受那种热血,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

全运会期间,曾松辉跑到澳门看乒乓球,到深圳看游泳,在香港看场地自行车、七人制橄榄球……乒乓球和游泳真是一票难求啊!只买到了预售的票。三地的赛事氛围都很浓,能感受到大湾区融合得很好!”在他的话语里,既有老体育迷的激动,也有一位香港市民深切的自豪。

香港的光荣 我要出一份力

“第一次由粤港澳共同举办这么大型的赛事,这是香港的光荣,我一定要参与,为香港出一份力。”担任义工组长的罗美玲说,“到了我这个年纪,还有机会



▲曾松辉(中)和义工伙伴们合影。
新华社记者 胡佳丽摄

继续学习、继续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是很难得的机会。”

46岁的罗美玲是一名大学教师,平日她常带着学生做义工,为家庭困难的孩子免费补习。她说,这次赛事服务的培训非常充分,不少曾参与北京奥运会等大型赛事的资深义工前来分享经验,消防部门也提供急救课程。“这些技能不仅对赛事有用,在生活中同样能派上用场。”

作为组长,罗美玲经常在场馆中巡视,关心义工们是否疲惫、需不需要轮换休息,她最看重的是“让每个人都被看见”。每隔40分钟,她就调换组员岗位,让每个人都能在不同岗位得到体验。“这样既不闷,也更能感受到团队合作的乐趣。”

“这次盛会将大湾区的合作更紧密了。粤港澳一起办赛,真的像一个团队在努力。”罗美玲说。

汲取力量 实现价值

3年前,因为丈夫工作调动,邬思琪从内地来到香港,并成为了全职妈妈。



▲义工们在马鞍山体育馆前合影。
受访者供图



◆全国残特奥会轮椅击剑项目比赛现场。
新华社记者 侯俊摄

刚开始她很不适应,总觉得生活中缺少点什么,直到她开始参与义工活动。

这一次邬思琪被分配到马鞍山体育馆工作,从轮椅舞蹈到轮椅击剑,邬思琪一次次被运动员不屈的精神感染。“轮椅舞蹈的运动员真的特别厉害,在舞台上一直跳了3个小时,我站着都觉得累。

“这次盛会将大湾区的合作更紧密了。粤港澳一起办赛,真的像一个团队在努力。”罗美玲说。

做义工,不仅让邬思琪找到了更多价值感,也带给她与这座城市新的连接。“通过活动和大家交流,现在粤语能听懂七成了!不过一次性讲超过10个字还是有点困难。”她笑着说,“我们组长(罗美玲)特别照顾我,开会时会

用粤语讲一遍,再用普通话讲一遍,很温暖。”

这一次的志愿服务让她有了新的认识:“残疾人运动员和健全人运动员一样坚韧、一样积极。对待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尊重,而不是过度照顾。”

“现在孩子也大了,以后能抽出更多时间做义工,因为在服务别人时,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邬思琪说。

大湾区三地联动,不仅让全国残特奥会的舞台更加宽阔,也让更多像曾松辉、罗美玲、邬思琪这样的普通市民,在奉献中收获力量。

这是体育的力量,也是团结的力量。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胡佳丽)

本报电(钟欣)“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诗歌朗诵会”近日在云南省玉溪市举办,云台同胞联袂朗诵20余首经典作品,共叙两岸乡情。

本次朗诵会分为“漂泊”“思念”“归途”“尾声”四个篇章。玉溪市老年大学“声如暖阳”男声合唱团演唱《故乡的云》,用温柔的旋律唱出对故土的眷恋,用深情的歌词描绘漂泊者的乡愁,拉开朗诵会帷幕。

“漂泊”篇章中,“余音制造·语言工坊”的小小朗诵者,以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为针线,缝补岁月里最温柔的牵挂;台胞李玉钦小朋友用唐代诗人宋之间的《渡汉江》,轻叩故园的窗棂;台胞小朋友还现场朗诵了《回乡偶书》《示儿》《泊船瓜洲》等经典作品。

“思念”篇章中,两岸嘉宾朗诵了台湾诗人余光中、席慕蓉创作的同名作品《乡愁》、玉溪诗人杨敏的作品《归航》等。在古筝《渔舟唱晚》伴奏中,玉溪作家、书法家贾来发挥毫写下“两岸一家亲”,并现场赠予台湾同胞。

“归途”篇章中,台胞许振文与妻子张雅琳带领大家聆听诗人叶芝笔下的时光絮语《当你老了》,用声音勾勒岁月的皱纹与温柔。许振文介绍,2010年他来昆明旅游时邂逅爱情,并决定到妻子的家乡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建厂创业,用台湾工艺制作香肠产品。“如今,我们婚姻幸福、家庭美满,香肠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还开了一家茶咖馆,生意越来越红火。”许振文说。

朗诵会由中共玉溪市委统战部指导,中共玉溪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玉溪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主办方表示,将通过相关活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中华文化根脉的认同,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贡献力量。

▼许振文(右)与妻子朗诵《当你老了》。
黄兴鸿摄



眷村:烟火气里的乡愁

冯哲

青瓦矮房错落成巷,竹篱笆圈着四季蔬香,袅袅炊烟与山东话、四川话、上海话交织——这是台湾眷村独有的烟火图景。上世纪中叶,大批大陆军民因时局迁徙台湾,临时安置的聚落逐渐形成眷村,并将大陆各地的民俗风情、生活方式原汁原味地传承下来。光阴流转,这些承载着迁徙记忆的聚落,早已从暂居之所沉淀为联结两岸的文化地标,在烟火人间续写着两岸同心的故事。

曾几何时,眷村不仅孕育了市井温情,也孕育了不少杰出人才。白先勇、李安、赖声川等文化领域的佼佼者,或出自这方烟火之地,或曾有眷村生活经历,他们的生命底色里,始终带着眷村特有的乡愁与情怀。白先勇在《台北人》中写尽故土之思,更以青春版《牡丹亭》让昆曲瑰宝跨越海峡,在两岸舞台绽放光彩;李安的电影里,《饮食男女》的团圆烟火、《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东方哲思,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桥梁,他那句“我的根在江西,我的乡愁在眷村”,道尽无数眷村子弟的心声。

眷村子弟、著名歌手凌峰,更是这份情怀化作两岸文化交流的绵长行动力。他担任制片人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以纪实镜头丈量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清明时节走进江南古镇,拍摄祭祖踏青习俗,案前青团与眷村艾粄一脉相承;端午时分在浙江嘉兴拍摄包粽场景,粽叶清香、粽子软糯,唤起台湾观众对邻里分享粽子的童年记忆。后来,他牵头组织“眷村子弟故乡行”,带着年轻台胞走访大陆各地,在西安古城墙写福字、江南水乡包汤圆、福建泉州祭妈祖、浙江嘉兴包粽子,让两岸青年在亲身参与中发现:我们的年味一样浓,乡愁一样深。今年9月,在澳门“湾区升明月”晚会现场,凌峰一曲《吾爱吾国》深情款款,“如果有轮回,我愿投生再回到中国”,字里行间满是对家国故土的眷

恋,歌声穿越海峡,撼动无数同胞心弦,成为两岸文化共鸣的生动注脚。

如今,许多眷村虽随城市发展逐渐淡出视野,但那些镌刻在砖瓦间的记忆、流淌在饮食里的乡愁、沉淀在习俗中的温情,仍通过多样文化交流与务实合作得以延续。

台北眷村文化公园中,老照片、旧家具还原着当年生活场景,吸引两岸游客驻足回望;厦门“眷村风味节”上,红油抄手、炸年糕、卤肉饭、腊肉粽等小吃让台胞找到“家的味道”,大陆游客也循着香气读懂迁徙故事;两岸青年共同参与的“眷村记忆口述史”项目中,台胞子弟与大陆学子一起整理长辈的年节记忆,发现“守岁天明”“清明祭祖”“中秋赏月”“端午包粽”都是两岸共通的仪式;两岸匠人携手复刻眷村年俗手作,从竹编福字到手工汤圆,从粽叶包扎到绳结缠绕,在指尖温度中印证“同源同俗”的深刻联结。两岸青年的创业

合作更让眷村文化焕发新生:台北与厦门伙伴共创“眷村味道”文创品牌,将卤肉饭配方标准化、包装年轻化,通过电商销往大陆。凌峰的歌声仍在两岸传唱,白先勇的文字、李安的电影、赖声川的话剧依旧引发共鸣,而眷村承载的包容与坚守、乡愁与情怀,早已融入两岸同胞血脉。

海峡隔不断同源的根脉,岁月磨不去共通的情怀。眷村的一缕年俗香、一段邻里情,都在诉说着: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这份刻在基因里的血脉亲情与文化认同,是跨越海峡的无形纽带。那些藏在烟火人间的眷村记忆,流动在交流中的文化温情,沉淀在岁月里的互助善意,扎根在实践中的合作共赢,正是两岸同胞心手相牵、共赴美好未来的最坚实底气,也让“团圆”这一永恒的家国期许,在代代相传中愈发清晰真切。

(作者系四海孔子书院院长)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位于台湾新北市的眷村
本报记者 金晨摄